

農業生產合作社介紹

合作化改變了山村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民工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介紹河北省邢台縣山區裏的东川口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這裏的農民因為辦起了合作社，第一年就打了六眼透河井，修了一百八十畝梯田。以後又開水渠，種樹、造林，繁殖牛羊，使全村農民都过上富足的生活。

書裏着重寫了社員集體主義思想成長的過程。像劉德和種瓜的故事，王慶德忘我勞動的事蹟，都是比較生動典型的事例。書裏也着重寫了因為合作化人們對山區認識的改變。外村的姑娘也自願嫁到本村來了。辦了合作社，農民的文化生活也豐富起來了。

書號：C466

合作化改變了山村

著 者：王 振 海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
（北京香餌胡同73號）

印 刷 者：北 京 印 刷 廠

（北京東四錢糧胡同11號）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16千字

印張：1 插頁：2

定價：（4）一角四分

印數：1—10,000

1955年7月第一版

1955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在河北省南部京漢鐵路綫上，有一個邢台縣。這個縣東邊是平原，西邊是高山，中間是丘陵。在西邊山區一座高達五里的“南山”山腳下，有一個四面環山的小村子，名叫東川口。

一 从互助組到生產合作社

東川口的農民，从一九四四年組織起來到現在，由於戰勝困難，增加了生產，曾得到省、縣多次的獎勵。全村七十戶農民，因為都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，所以都過着比較富裕的生活。合作社社長王志琪，被選為省勞動模範。

這裏的農民，从前過的也是苦難的日子。土地改革以前，七十戶人家，除了四戶富農，其餘都受地主、高利貸者（都在外村）的殘酷剝削。他們所種的一百多畝水田，文契都攢在高利貸者手裏。可是佃農和貧農的生活呢？那就慘極了。只一九四二年，村裏就餓

死了二十四口人。雇農王桂生的老婆餓死了，丟下兩個孩子。地主怕王桂生照顧孩子會少做活，就把他趕走了。他回家後，把房子拆掉賣木料，整天吃樹葉、糠菜。孩子瘦得不像人樣，成天哭叫。沒奈何，他夜裏扛着鋤頭把老婆的坟墓扒開，摘下她的兩個銀耳環，換了點糧食給孩子吃。以後，他抱着小的，拉着大的，到外村討飯去了。

人們一提起当年的事來，都說那時东川口有三多：佃戶多，光棍多，叫花子多。

一九四二年，這裏有了八路軍，領導農民抗日和生產。現在担任东川口党支部書記和農業社社長的王志琪，就是在那時第一批參加了抗日戰鬥的。王志琪在黨的領導下，組織了三十人的民兵隊，對付敵人的“掃蕩”，曾好多次打擊了敵人。

一九四三年，王志琪加入了共產黨。接着，东川口建立了黨的組織，所有的黨員都參加了游擊小組，掩護村裏的變工隊進行搶種搶收。

一九四五年，八路軍解放了這片土地，黨領導農民對高利貸者開展清算鬥爭；一九四六年，又完成了土地改革。這年，全村除了幾戶富農，都組織在七個

互助組裏。

經過幾年的互助生產，到一九四九年，互助組都由臨時的轉為常年的，生產逐年發展。一九五一年，全村每畝地平均產糧三百七十三斤，幾乎等於戰前最高產量的三倍。

當互助組使農業生產提高一大步之後，農民對發展生產便有了進一步的要求。像興修水利、增加肥料、開展多種經營等等。但互助組不能解決這些問題。農民普遍反映：“互助組就是這樣了，一年整頓一次也不新鮮。”有的農民生產條件改善了，又不了解正確的發展方向，就要求恢復單幹或臨時互助，走個體經濟發展的道路。

這時，上級領導曾指示各地認真貫徹互助合作的自願互利原則，糾正一律要求互助組織搞常年組的形式主義偏向。東川口的駐村區幹部沒有真正體會上級指示的精神，忽略了東川口已經有多年互助基礎的事實，沒認識到農民的要求是怎樣再前進一步；而只看到農民對常年互助組不感興趣，便照着一些落後羣衆的意見，把所有互助組一齊改為臨時的。這樣一來，反倒使三個互助組解體單幹了，其他的四

個常年互助組也倒退了一步，成了臨時性的。而且個別農民，還去找經商發財的門路。

貧農劉德紀，土地改革分得八畝多好地，幾年互助生產，置下全套農具和一頭黑驢，光景過得很殷實。一九五一年正月，他和本村一個舊商人商量後，就退出互助組，去邢台城開山貨棧去了。可是，他的生意從正月鬧到十月，就淨賠了三千斤小米，結果只好揸了一屁股債回家。債主們知道了，都上門來。他只得典了一部分好地，賣掉了黑驢，生活又陷入了貧困。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互助組組員正在苦悶，要求黨指引前進方向的時候，中共邢台縣委會決定在東川口村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。

縣委會的決定主要有這樣兩個根據：

一、東川口互助生產歷史長，基礎好，雖說前一段工作有缺點，農民却是相信互助合作好處的；並且村的幹部領導力量比較強，黨支部書記王志琪更是一個積極、能幹的好幹部。

二、東川口是一個山區村莊，具有山區各種特點；但這個村又有一部分水地，帶一些平原區特點。

在這裏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，利用合作社的優越性，開展農、林、牧的山區建設和水利、新式農具等平原區的技術措施，得出的經驗，對於邢台縣這個半山半平原區的互助合作運動的繼續開展，很有意義。

爲了吸取辦社經驗，縣委會派王志琪到饒陽縣五公村耿長鎖領導的合作社參觀學習。王志琪回村後，通過黨支部領導全村黨員展開討論，然後和村幹部研究，在互助組中進行轉社的醞釀。

那時，王志琪去參觀的五公村社只有十幾戶。他感到自己沒有辦社經驗，認爲先學習五公村社經驗，辦一個十四戶的小社比較好。但是縣委工作組同志和村幹部多次研究，認爲社小了沒有力量進行山區基本建設，所以在醞釀轉社過程中，第二次決定辦一個三十多戶的社。後來經過對全體組員不斷進行思想教育，具體計算辦社後將進行哪些建設，能增產多少，組員大部分都要求入社。幹部們再作了研究，最後決定辦一個包括全村農戶的社。

互助組在醞釀轉社的討論中，表現出大家的思想是極不一致的。黨員、團員、勞動模範，對辦社很積極。老中農從過去互助組的好處知道辦社會好，也相

信黨的領導，但是還有顧慮，抱的態度是隨着走。還有一些人（主要是孤寡戶），怕不叫入社。黨支部挨戶研究了農民的思想情況，排了一個隊，積極而又完全自願入社的有二十一戶，隨着走的有二十六戶，入社圖心靜的五戶，要求入社而思想並不通的十一戶（這裏一共六十三戶。村裏共有七十戶，有四戶富農和三戶土地改革時錯鬥的中農沒有打算吸收，所以思想排隊沒算進去）。摸清底子後，又連續開了大小會議十幾次，具體宣傳五公村耿長鎖領導的合作社的好處，宣傳本村組織起來生活的變化，分析劉德紀經商破產的教訓，解釋土地、勞力分紅比例，解釋牲口、農具入社折價的辦法，分析了本村辦社後生產發展的可能。

醞釀討論了兩個月，六十三戶都一心要求入社了。

二 靠山吃山

水是莊稼和莊稼人活命的依靠。在山區要想增加生產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山上靠天雨澆的旱地改

成人工能澆的水地；就是修好梯田，保持水土；就是造林修河，減免河水冲刷灘地的危害。

在互助組階段，村裏羣衆就已經有打井、修梯田、開渠的要求。曾有組員提出在北山坡打一眼井，大部分人都同意，只是因為那時分散經營，光出工資就要五千斤糧食，並且又不能組織村中的技術力量，所以沒敢打。互助組也正因為不能進一步提高生產而渙散過。現在辦起了社，全村的農民都在社了，黨支部立刻研究和計劃打井的事，準備改變一部分旱地為水地。

在山區來說，打井是很艰苦的。薄地一尺土，下边就是石山根。山溝裏雖然經常流着水，但山上的地最低也比河面高出三丈。要打成透河井才能把水引上山坡來。

黨支部派黨員王忠修、王占甲進行打井技術的研究。王忠修、王占甲都是雇農出身，過去給地主、富農家打過井，有技術經驗。黨支部委員又和他們共同勘查了打井的地點，最後決定打六眼水井。

支委會決定後，召開支部大會討論。會上有一些黨員感到打井費工太大，又怕打不成，沒信心。支部

对党员进行具体算账和说服教育，计算合作社统一经营后可以节省出五千多个劳动力，足够解决打井劳动力的问题；王忠修、王占甲又在技术上提出保证。最后，党内统一了认识，作出打井的决定和计划。支部还决定由副支书韩永绪、支委王庆和参加领导打井工作。

党支部把党内解决打井思想顾虑的经验，用到解决一般社员的思想顾虑上面，基本上使全社认识到打井的必要和可能。只有一部分老年人还表示怀疑。比如韩兴帮老汉说：“有劲使到地裏，干嘛办这难事！”干部认为绝大多数社员已经同意，就对那一部分老年人作了解释，在社员大会上通过了打井的计划。

刚过了新年，梆硬的地皮还没解冻，全社八十多个男女劳力，趁开春活少人闲，就开工打井了。

可是不久，北山坡那眼井，挖了不到一丈深，遇上坚硬的石山根，铁鑽不容易打透。这时有些社员动摇了。党支部做了研究，决定利用一部分社员在修邢台——浆水（镇）公路时组织开山小组的经验，以党员为骨干，组成“打石突击组”，把大部分党、团员

編進去。打石組的黨員王忠修，握鐵鑽的手被震破了也不停下，仍舊積極幹。這樣帶動全體社員突破困難，使打井工作繼續進行下去。

三眼井洞快要挖成時，天下了透雨，地裏應該播種了。但社裏的四百畝地要先耕耙，一万二千担糞要送上地去，六眼井挖成还得兩千個工。按照舊辦法，不說打井，全村勞動力光幹地裏活，到清明節也完成不了。可是這難不倒合作社。社領導把勞力安排了一下，選了二十二個深耕細作的好犁手專門犁地。社裏土地連片，省了挪動時間，回犁倒耕也方便。一万多担糞，讓打井人起早搭黑，捎着送完。又動員了四十六個婦女來扛石頭，參加打井工作。社員情緒非常高。青年婦女劉書巧、段巧齡，扛石頭壓腫了肩膀也不叫累。休息時，男的讀河北日報，女的唱婚姻法快板。大家還談着朝鮮前綫志願軍戰鬥英雄們的事蹟。這些都鼓舞着他們的勞動熱情。結果，六眼水井用了三千多個工，開山一万零四百多立方尺，打石頭一万七千多立方尺，比原計劃提前幾天完工了。接着就進行整地運肥和挑水播種。

六月裏，國家和工人支援農民生產的新式管子

水車，第一次安在东川口社的新井上。当清清的井水，被水車引上三丈多高的山坡上去的時候，全村男女老少，都圍着歡樂。原來对打井沒信心的韓興帮老漢，這時相信了合作社的力量，比別人还高興。他說：“这可是咱村祖祖輩輩沒办到的大事呀！”

这几眼新打的水井，擴大了水田二十六畝。新水田裏，除种上粮食作物外，还培育了七畝六分丰產棉花，結果每畝產籽棉五百五十一斤，其中有三畝每畝產到六百零九斤。这二十六畝地的總收入，超过前一年的五倍还多！

韓永華指着他原來的旱坡地說：“这些地过去長上黃蒿都不發杈子，現在變成能收五、六百斤棉花的丰產地，真是組織合作社坡地也翻身了！”

引水上山的勝利，增加了社員改造山區的信心。因為把沿河小片水地連成大片，又擴大了水地二十四畝半。社裏用起裏墊外，壘樁修边的办法，整修了一百八十畝梯田，因此还增加了旱地七十四畝半。在有梯田的山腰裏，还新開和修理了八十道擋沙順水溝。这是些三四尺深、兩三尺寬的彎弓形的溝，開在梯田上面，雨後山上冲下來的沙土可以順溝向兩边

流去，不再淤到田裏。在社裏的田地上，都開始用雙輪雙鐮犁和七寸步犁進行深耕了。

緊靠河南岸的八十多畝水地，建社前都是潑水地和轆轤澆的地。過去六個人潑水，一天只能澆二畝，還常常爲用水打起架來。張光擇那裏有一畝七分地，因爲僱不起人，自己日夜擰轆轤也澆不過來，在一九四三年連愁帶累死去了。臨死時他囑咐老婆說：“你把那塊地賣了吧。要不，你窮也得窮到這塊地上！”建社第二年，社裏順着河南岸修了一條一里半長的水渠。河水使八十多畝土地變成了灌溉區。社裏還利用渠水安上一個三馬力的水力軋花機，一天能軋四百斤籽棉，張光擇的老婆看到現在的情形，回想起從前的事，不禁惋惜地說：“孩子他爹要活着，不也一樣跟俺享起福來了嗎！”

建社第一年主要進行了打井、修梯田等農業上的基本建設工作，這使農業增產百分之二十一。在總結生產時，大家都一致認爲辦社走對了方向。但是社員們又說：“山裏地少，每人平均只有一二畝地。山區搞農業，好比‘罐裏餵王八，長不了多大’。”

社幹部根據社員的要求，在縣委工作組的幫助

下，研究了發展林牧的計劃。全村有五千多畝山坡地，平均每人將近二十畝。大致劃分了一下，計劃在三千畝坡地上栽樹，兩千畝坡地上養草放羊。

計劃交社員討論時，有的社員又認為種樹長得慢，不知道到哪年才能得利。社幹部就拿本村幾戶軍屬種的核桃樹做例子進行教育。那些核桃樹，是一九四七年政府為照顧軍屬發給他們種的，一共只十四棵。過了六年，已經長得兩手招不攏了，每棵樹能結一百三、四十個核桃。社幹部同時教育社員：山區既然地少坡多，就應該面向山坡，發展林牧，看到遠大的利益。

為了進行長期的林業建設，社裏大力開展準備工作。首先是培育苗圃。共培育了五千多棵紅棗和五畝核桃、花椒、蘋果等樹。同時利用村北八百多畝沙灘，栽種了將近兩萬棵柳樹。茂密成行的柳樹，不僅保護了那裏現有的五十多畝水田，防止沖刷；不久的將來，還能再擴大六十多畝沿河水田。禿光的山坡上，也已經種上三千多棵蘋果，一千多棵黑棗、桃、梨、杏等樹。

社員在植樹造林的過程中，開始認識到發展林

業的前途，都把樹苗叫做“社會主義的苗頭”，非常熱心地愛護它們。有一天，放牛的韓双功爲了給他老婆採編筐用的荊條，沒看好牛，讓牛咬壞了二十棵核桃樹苗。晚上他馬上向社長作檢討，並且表示願意接種二百棵紅棗樹作爲賠償。社長把這件事交到社員大會討論。社員們批評了韓双功，並接受了他的補種紅棗樹的賠償辦法。

在畜牧業方面，首先是發展羊羣，因爲羊能供給農業增產所需要的肥料。但是發展林業和牧業，在開頭幾年是有矛盾的。牛羊多了，牧場不夠，容易損壞樹苗。所以幾年來牧業發展還不很快。建社前村裏只有六十多只羊，一九五二年買了一百五十只，一九五四年已發展到三百七十多只。四羣羊，都在三塊坡地上輪流放牧，一個月剛好輪一回，這樣好使坡草繼續生長。放牧時，黑羊在前，白羊在中間，牛在最後。這樣牛羊都能吃飽。這是東川口放牧工作一條很重要的經驗。村裏的牛、驢、騾、馬，也由建社前的三十五頭發展到一九五四年的六十四頭。社裏集體餵着八匹騾馬、七頭驢，吃的又肥又胖，專門拉新式農具。白天，三羣羊、一羣牛，由飼養員趕着，奔跑在山坡上。

紅日將落，牛羊从坡上歸來，齊集在沙灘裏，飲着清淨的河水。這真是一幅美麗的山村晚景。

三 兩種不同的“攆着幹”

合作社在田間勞動管理上，起初因為缺乏經驗，仍然用互助組的老辦法，由社長派工。社長忙亂，社員等人、等工，因此窩工怠工很嚴重。種地時互相依靠，有時大家到地頭都不扛耨，耽誤了生產。

在評工計工上，開始是死分死記，社員是按分做活。在鋤苗時，自然形成了：十分勞力在前頭，八分九分在中間，七、六、五、四隨後趕。看來倒好像在搞競賽，“攆着幹”似的。實際上社員幹活不是爭先恐後，而是“雁過排行”。當時積極實幹的人，有時還要受到一些落後分子的諷刺。有一次社員王慶和積極地按着自己的力量幹到前邊，耍滑的社員就在背後說風涼話：“哼，他想當模範，咱還不選他哩。”因此有些積極的也不積極了。據鋤春苗時計算了一下，共浪費了六百二十個工。

後來，計工改成死分活評。但是因為做活沒有一

定的標準，又引起評工上的麻煩。白天幹活，晚上評工。有些社員少做活，却想多得分。會上大家打不開情面，都悶著頭熬時間。有一個組的組長王占斌怕得罪人，拿著社的工分當禮物。他常說：“多評兩分是大家的，得罪一個人是自己的。”他的組工分高，又引起別組的不滿。

因為評工繁難，老社員劉德朋，怕評工竟自動地退出了生產小組。原來他很積極地下地，這時就不參加田間的活了。他說：“幹活稀鬆，評工熬眼，還是讓青年們幹吧。”

經過縣、區領導上的幫助，社裏民主討論，決定改善辦法。

首先，掌握著連片就近，便於集體經營的原則，合理地劃分了四個耕作區。同時固定常年生產隊，按照社員居住的地點，把男女整半勞力編在一起。各隊選出正副隊長和檢查評工組長、記工的分會計（社有總會計，隊有分會計）。檢查評工組長負責檢查做活好壞，在評工時首先提出個人意見。社裏還有技術組長負責指導農業技術。分會計記工賬，做到日清月結，每段活做完後向總會計報清，再領下段